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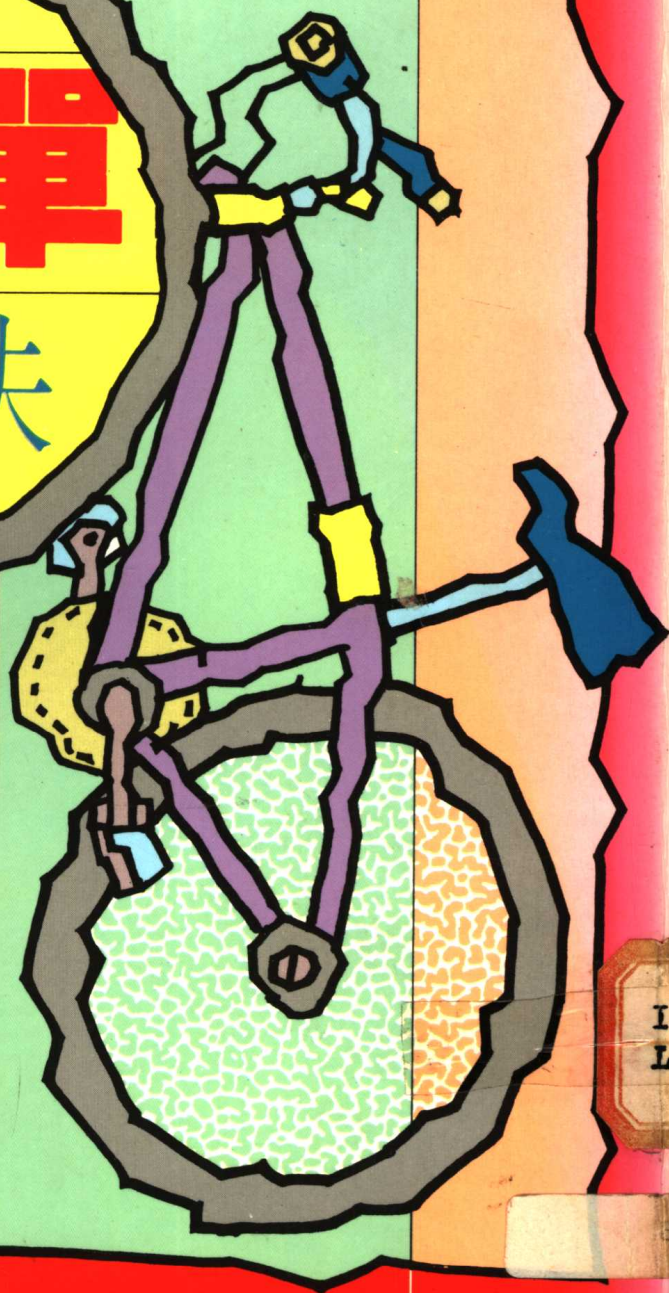
95 聯經文庫

# 單車

## 失竊記

華明林

【聯合報第十一屆中篇  
小說獎得獎作品】



I  
L

聯經文學 95

單車失竊記

林明華 著



聯經文學 95

# 單車失竊記

80.02.1165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台幣100元

著 者 林 明 華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533-1(平裝)

· 84008-47 ·

## 風雷鬱結的噴湧

陳長房

詮釋〈單車失竊記〉可自小說敘述結構的經營與語言網絡的編織著手。小說的架構大抵分成二個層次。前半段勾勒的是一位思緒細密感覺敏銳的青年，正準備謀職的心路歷程，集中刻繪人物內心起伏意識流動的風貌，敘述的基調大抵維繫著表面理性體系，規範森然的層次（即如時空的標不分秒記載有序）。然而，故事的發展，到了後半段裡，卻因為主角單車失竊而顯露出倉皇、驚愕、躁切、焦慮，頓失原先和緩迂迴閒閒落墨的口吻，情節亦為之一變，腕底風雷鬱結，敘述自然偏於峻急尖厲，主角心境更陷於瘋狂混亂的狀態，近乎歇斯底里，外剛內贏的狂嘶，所有外鑠的體系規範，甚至於原先毫釐不爽的時間分際，亦皆告全面崩潰瓦解。

由於內容的遷流曼衍，曲折繁複，作者在語言的營造，以師法前衛新小說的表達模式為尚。忽而描寫現實，忽而回憶往事，先是自由聯想，而後插敘自我獨白。不時將人物置於特定的時空範疇，刻意把人物的思緒、感覺、語言和內在狀態渾然揉合。語言的取捨葷素不拘，華洋兼備。這種珠玉紛陳，百物俱現的嘉年華式的論述，固然構成閱讀上的挑戰，但在展示流動經驗和心靈時間方面，卻有涉海探驪，抵隙披瑕之功。人生本就雜沓紛繁，難免挾魚龍泥沙，精華糟粕以俱下。純是經過澄濾的假象，雜才是本相。作者莫非欲引領讀者穿透繁複豐盈的語言世界，一窺現代人生的赤裸本貌！

〈單車失竊記〉原來是一部寫實電影的壓卷鉅作，卻蛻變為現代世界小人物的狂想曲，其中電影與小說之間所維持的對話韻頡的關係，以及移置、改寫、與意義的擴散，尤其耐人尋味。類似作品中側重挖掘內在意識的傾軋掙扎的西方小說，所在多有，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或湯瑪斯·曼的《托尼歐·古魯格》等僅是較著名的例子。好的作品無不在平凡人生中，見微知著，窺得真理。隱於針鋒粟穎，放而成山河大地。閱讀〈單車失竊記〉若能耐住性子，反覆推敲，必能在細微處驚警新義。

## 單車失竊記 I

七點廿五分。

鬧鐘定時於六點整。我常常在鬧鐘響叫之前醒來順手按下開關；這樣已經成了習慣。鬧鐘買回來時就這樣定上的（為什麼定於六點而不是稍前或稍後我已經記不得了）——或者說是懶得調整吧。我幾乎很少準時醒過來。意思是：提前醒來把開關按下，遲後一兩個鐘頭起床。提前醒來的原因是：住的地方這裡有許多養鴿人家於六點之前就放著沖天炮——不知什麼作用——猜想可能用來驚嚇鴿子的吧，讓牠們飛得高一些，飛得快一些（賽鴿獎金數十數百萬元／飛鴿傳白粉）還是另有什麼作用，也是可能有的。因為早就習慣這樣的炮轟，頂多也是轉換一兩次身子——當然是在轉換睡姿時按下鬧

鐘的開關——偶爾卻被往來的操幹聲吵醒。開始受到這種「款待」時，於心中實在也曾暗罵過幾回，但我這個人是隨遇而安的；此外，我也認為——相信——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先生們，同樣受著這樣的炮轟，不佞要加予干涉取締的（即使選舉期間都禁止燃放炮竹，那麼……）那麼，大家都忍得，又獨我這個人特別而忍不得？每回經過那樣的往來操幹，同時對方也祭起大炮竹對抗沖天炮，竟然也有幾天的寧靜……因此，我也有過奇思妙想：買些大炮竹回來對抗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還有過年過節，附近幾座廟宇的唸經放送。本來唸經誦佛是給他們廟宇中的神偶消受的，卻偏偏把附近的居民全當了泥偶木頭人，就大大的不該和失敬。想歸想，而事情往往和我把鬧鐘定時於六點整因前述的緣故提前醒來，然後……去它的。或編個理由（這是編造理由坐享其成編造理由自得其樂的時代）——譬如：昨晚睡遲了再多睡一會吧。難怪我的朋友個個都說我越來越有福相（心寬體胖是真的。說我福相，不過是拐彎抹角詛咒人罷了）。

遲後一兩個小時起床，通常是被麻雀吵醒的；要不就是隔鄰的夫妻吵架或打罵小孩或炒菜洗鍋……吵醒的。這大約也是住在這種公寓的好處吧？甚至，隔鄰樓上樓下做著什麼勾當，也清晰的落在耳膜上：嗚嗚嗯嗯，嗡嗡嗡嗡個不停。

醒過來坐在榻榻米上發一陣的呆楞，然後揉揉被眼屎粘住的眼角，接著揉搓按摩一回臉皮子和鼻子。臉皮子每回醒過來總是覺得鬆鬆垮垮好像麵皮垂掛著；鼻子不通是因為屋子通風設備不好，加上一個白天和半個晚上所吸的菸，一骨碌成了二手菸反吸回自己的鼻子裡頭（我真是害怕會不會得鼻竇癌啊?!聽說鼻血流個不停的。血，我從前是不怕的，後來於成功嶺受訓做實彈射擊，由另一個靶場跳彈過來，正巧跳入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同學脖子裡；但聽得一聲悶悶的「嗯」，上半身往旁一傾，鮮紅的血好像水龍頭被拔掉，往上噴湧。當時，我根本不經考慮就抱起他向靶場外跑出去，而且大聲號叫……我經過好久的日子，才能再開口說話，而那位同學……願主保佑垂憐。……找菸抽的時候發覺昨晚攔在菸灰缸上的菸有半截掉在塑膠地板上；又烙印一處疤痕，恍若毛蟲被鑲嵌著。已經提醒自已許多次，臨睡之前一定不要抽菸——抽菸也得捻熄之後才能放心躺睡下去。水火無情。水火無情。上一回還把被子燒了個大洞，所幸被煙槍醒過來，否則……哎！醒過來一定要抽菸已成了習慣——什麼肺癌、口腔癌、鼻咽癌……（聖母瑪莉亞保佑唐大俠。華山論劍。影子。）



七點廿九分。

走入浴室，放下藍不藍的塑膠座墊，拿一張衛生紙將墊子揩拭一下，再拿一張撕成兩半置於墊子上，然後拉下褲子坐落：習慣性的動作。舒舒服服喘吐一口氣，稍稍挺下腰，順便——也是習慣——把手折繞到背後由蓄水箱上抓一本書（已經記不得打從什麼時候開始養成這種習慣也忘了為什麼。猜想：大約是因為受到驚嚇的刺激之後才有的習慣吧？譬如有人把屎尿拉洒到墊子上……）——Hermit: I wonder what the world is doing now?（梭羅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些時候我會突然費一點腦汁去想這個時候全世界有多少人正在做愛——做愛這兩個字有時不若敦倫打炮相幹來得直接痛快）Why men worry themselves so? He that not eat need not work（是哪…幹嘛瞎操心?!核能廠的安全如何那時你我都已經死了死了當然就不再能享受大魚大肉醇酒美女那時自然也不必倒會做人頭票當經濟犯簽大家樂六合彩擠號子間……那時我們也不必為我們的下一代操心有沒有留給他們清澄的河水魚游鳥飛有沒有蒼鬱的山林什麼的……一死百了嘛）。

按下沖水栓，連忙打開浴室的門——我不曉得，是否還有其他的動植物會比人類

所製造排泄的垃圾糞便更醜陋更惡臭？梭羅藉隱士的嘴巴說不吃東西就不需要工作，當然有些道理的，不過，我以為工作還是需要的；吃還是需要的，卻千萬不好因了吃而大量製造垃圾糞便，然後雙腳一蹬，讓我們的下一代在糞便垃圾的烏煙瘴氣中，把我們的屍身幹搞得翻轉過來。阿彌陀佛——刷牙洗臉。對鏡子做做鬼臉——阿門。

七點五十一分。

到陽台做甩手運動。據說這運動由香港流傳進來，對減肥和心臟病的預防有著很好的功效。我的「心寬體胖」正好可用甩手做做試驗。可是依照文字說明：做甩手運動時心裡一定不可懷有雜思邪念，而我……譬如走到陽台，自然而然和巫山聯想一塊：會不會突然由對面窗子出現半裸——當然全裸的最好——的女子等等……於是，每回數著甩手的次數總要重數再數（老天明察我卻是半次也沒見過——君不見電視搬演的男與女於床上仍穿著好似赴宴一般）……而今天早上的腦片子塗不上粉紅色彩，兩隻眼睛死魚似地拿著著遠處的相思樹盯著，腦漿滾動咕咕咕的叫嚷：

噯唷！林先生哪，你什麼時候買了這麼一輛漂亮的腳踏車啊，一定花不少錢的喔？

還是名牌的呢。GGG……瞧我，廿六個英文字都還給老師了。我們家的小莉前些日子還笑話我，說我這個媽媽只識得ABC，你說丟不丟臉？是說，我連中文也沒認得幾字呢。現在的孩子啊，嘴巴叫著爸爸媽媽，那裡真把你當爸爸媽媽了；還不是好像叫著一個人的名字——有啦，當他們開口要錢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啦……（每次看到房東太太就不由得想起可憐的拉斯科納夫。我比他幸運許多：腳踏車是朋友送的，還三五時候幫助我幾百的付一付典當物的利息；我比他多幾樣東西可以押當。而且房東太太做人也不錯……此外，我的臉皮較厚一些，似乎永遠浮現不出羞紅。）

哎！天氣這麼熱著，也沒一個電風扇，怎麼受得了？待會我叫小莉把我們家那個不用的電風扇給你帶上來。哎，你也不要客氣啦，說什麼不好意思——反正攔著也是攔著嘛——或者你自己來拿好了……（誰說我的臉皮厚？我自己說的或是不願當我的面說出來而在心裡罵著的人說的？自從積欠兩個月的房租之後每回要下樓去時，總得反覆折騰自己多次才輕腳躡步踩著「卡爾桑德堡的霧」滑過房東太太的門口然後耳裡心中鼓譟啼不住的猿聲衝出樓下的大門，喘著大口氣迎接幾個時辰的浪蕩飄泊……）

我看你這一屋子的書，頭就發疼。這些書你都看過了？真令人佩服。我從前也挺

愛看書的，只要抓著時間就拿書看，可是現在哪，光是想到看書整個腦袋就發疼發重——還是看電視的好，不必傷腦筋。看書是好，可你林先生這樣整天把自己關在房子裡，會把身子弄壞的呀。上一回你不是說要找個工作的嗎？怎麼樣？有沒有著落？（有沒有著落？找工作那有這麼簡單。像我這樣的年紀多出人家一把又沒一技之長——幾次想再去開計程車可又聽許多人這麼說：要嘛自己有部車；湊個幾萬塊找個人擔保——分期付款——說得容易哪——到那兒湊錢去？俗語說得好：生吃都還不夠那有剩餘的曝乾——租車來開，說穿了只是幫車行老闆賺錢而自己所得的不過是三餐的溫飽，倘若車子發生事故可得白白做活好長一段日子——報紙上的人事欄每天總是圈圈劃劃，履歷卡一張接一張；面試也有過多少回……哎！總歸一句話：命乖運蹇……）

林先生，你可不要誤會；我不是來向你收房租的，我絕對信得過你的。皇帝有時也會欠庫銀。今天我來是……前幾天過端午，請你下樓來，你那麼客氣的——現在的工作也真是難找，不如這樣：暫時委屈你幫我家的小莉和小弟補習——你的意思：好？還是不好？（可憐的拉斯科納夫究竟我比他幸運許多。就拿當舖老闆來說吧雖然我總也共的只是那麼幾樣東西來來去去的押當，他卻給我高一些的價錢收折扣的利息——

當然，拉斯科納夫要是同我一般幸運那麼朶斯基也就寫不成什麼罪與罰了……Because we are poor/shall we be vicious?)

八點十分。

我一直不懂得曇花與瓊花是否名異花同，還是……去它的。我們有著太多太多的事事物物需要辨別弄清楚的可我們何嘗在意？打從眼睛睜開，腦片子就不停的叮叮噹噹吹吹打打弄得盡是棉絮蓬草翻飛。

瓊花快開了。曾經聽說有一個詩人為看瓊花花開，便一直守坐花前等待花開。因為這瓊花入夜之後才綻放的然後於日出之前萎謝；說是大抵凡夫俗子沒有福分見得的——隋煬帝不是為看瓊花，非但花沒見著連性命和江山都被殺被篡奪的嗎？所以，不知那位詩人可否看見花開，但是於早晨，頭顱僵垂同著那萎謝的花蕊一般——這故事卻是繪形劃影的。

想死的念頭和方式於腦片子上已經不知盤旋過多少次卻從沒想到同看瓊花死——萬一沒被瓊花看死，那麼我必然是個有福分的人嘍？又萬一沒死而活著仍然是這般困

蹇墮苦，那麼與這樣美得令人想笑的傳說印證豈不太殺風景和荒謬？坦白的說我可不是什麼悲觀厭世者。我只是常想每個人都應該給自己設定「大限」——活到幾歲為限——而在大限之前使盡自己的能力本事去做該做的事然後洒洒脫脫的死去一定是最快樂而無悔的吧。只是人世間的種種原來就十分難有順利如意而想著在大限之前完全的發揮展現自己的本領無奈事與願違卻不肯自行了斷便淪落為藉著各種理由做無限的往後延長——或者說：等待。然後這「等待」便在老來將死之際惹得許多懺悔；許多汗漬；許多笑話；許多……因為依照一般的說法：老來就會糊塗而有了所謂晚節不保的悲哀。據說那個三十幾歲死去的詩人他的頭顱經後人的化驗竟有著七八十歲的頹敗矣——這才真正是做人應有的本色。因為以年輕有力的心志和軀體應該可以力拒老矣頹敗後的靡穢的吧……而突然有著心意要看它瓊花開花謝以判死生福蹇，謂我太殺風景和荒謬可也；說我是無聊悶得發慌所挑起的奇思幻想也行得——重要的是：若真的由此而死也挺有意思滿舒適的呢。趁早死了免得拖累許多人。倘若不死倒也不必學那從前的人自以為「異相」——譬如後梁朱友敬之自恃重瞳當為天子卻作亂伏誅哀哉——便可以闖紅燈闖平交道；或者動輒爬上高樓吆喝幾聲然後跳下……至少，我堅信明天早上

一定還會醒來——而看花呢還是不看，卻不是今天的事了。

八點十七分。

左鄰的人家又扭開卡拉OK。小孩「喂喂」的聲音之後便開始高聲朗誦：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要賺大錢買高樓大廈開豪華轎車。我和弟弟天天上學去。爸爸媽媽天天工作很辛苦所以我長大一定要賺很多錢好好孝順父母。接著大聲歌唱：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長大後做什麼？你真以為那麼容易就能賺大錢什麼的？）我沒注意到那唱歌的小孩是否有哥哥；這一家人長得到底是圓亦扁我也不清楚，因為從來沒照過面，只是幾乎每個晚上都可以聽到大人們高談闊論著誰人又賺進多少錢；誰人在什麼地方又買了一幢樓房；誰人在外面養了女人家庭弄得風雨不停……諸如此類的話題。

每次聽到又賺了多少錢心中不免要歆羨一番。有錢真好，講話的聲音左右鄰舍上下都可以聽得到。我也曾經幾次試著打聽詳細也曾翻閱細讀什麼賺錢大全的書籍，可我就是弄不懂這些他們說起來是那麼簡單的賺錢方法——什麼方法呢？我也說不上來——

這大概就是賺不了錢發不了財的原因吧：偷雞還得蝕把米，羞澀的阮囊如何賺錢？

八點廿一分。

晨間運動結束。

大概昨晚沒睡好的關係經這樣運動之後兩隻腳竟有些發軟；左耳嗡嗡嘰嘰鳴著；右邊的太陽穴有些疼；雙眼茫茫濛濛，澀澀——真想倒回榻榻米補個什麼回籠覺。我明白這種每個早上如同慣例發作的疼痛當然我也曉得過了什麼時間就會恢復正常……這大約和長時間的睡眠失調而形成的慣性反應（有時半個時辰有時甚至延續整個上午）……走進客廳往椅子一坐就好像受著磁力的吸抓整个人垮拉拉的癱著——豁然於腦際閃現幾個夢境的鱗片（I do not know how dreams arise (but) I know that if we meditate on a dream sufficiently long and thoroughly—if we take it about with us and turn it over and over—something almost always comes of it.—Carl Jung）

△與V Y由大樓的旋轉門走出來時——在這之前好像瀏覽參觀大樓內的裝潢及各個販賣部門——我發現另個旋轉門轉進去的一個女人的背影十分熟稔。我告訴V Y我



認識那個女人。他「哦」的聲音還盪在半信半疑我已經轉身穿入旋轉門快步追上那女人的身後叫著她的名字。她停下腳步轉過頭：果然是C。她的表情恍若用著力要擠出記憶。我說我是誰呀。她說我知道我只是不敢相信（所以前面說她的表情好像用著力要擠出記憶應該改成驚訝或驚喜）然後互相說著真高興見到你或是什麼的（已經記不得還說了什麼）……△兩個人邊走邊談穿過幾道人牆——眼前的景物一變已經身在F部舊時的辦公大樓裡：她說先把手上的公事拿回辦公室然後陪我到外面喝杯咖啡。（我記起許多年前M說過C在法國讀書因此我也推測她大約於某個部門服務。十幾廿年沒和C見面了改變的只是身材的成熟。C是我這輩子寫第一封所謂情書的收信人——幫另一個同學寫的我是於介紹人底下署名的人。為什麼還要有介紹人就已經記不得了而在當時我卻是十分喜歡她的）……她由樓梯輕快的走下來。我感覺到整個胸膛所充填的興奮和欣懌。握住她的手。我竟無視於周圍穿梭的人而輕輕的環抱著她然後在她的右頰親了一下……△當我們攜手由另一道門走出去時外面下著雨。奇怪的是我的手上竟然有著雨傘……走在傘下立於雨中。△我發覺和C竟走在福岡城河畔——而且景致隨著我們趑進另一條街道而改變：萊茵河畔的公園內。可能是法國南方已忘了地名的鄉